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莊

山西通志卷二百四

藝文二十三　記四

元

重修宣聖廟記　　呼延伯起

乾坤畫而八位方陳水火行而五行中極否泰亨而萬類斯舉則聖人之宗仁居義也其神道設教垂憲萬世自京師達於郡邑古今廟宇而祭之斯縣并冀之屬春

秋處父之故邑也土厚風淳時熙化美則其疆儒術所
興之地如是則聖人之廟堂學舍多所興建茲不能具
舉由歷前金之廢也我朝開創聖德殊休恩覃四表施
化以文美加聖人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時居縣之官
敬事者多雖覩其廊廟傾損未暇修葺至元癸未介山
趙敦武届縣公素親儒術履前失之遺紀後成之缺經
營肯構不踰歲而厥功告成命北溪趙公簡之先生之
父欲紀諸石以爪期促不果中輟而歸大德辛丑程公

進義監縣見其廟學復致風摧雨剥頹圮之甚暨同寅令尹馮敦武教諭王廷章集議益故而新次歲癸丑八月大震復損之丙午監縣和塔拉實克進議來涖是邑興工修飾閻縣尹陳嘉祐舜卿相繼而至覩其廟堂學舍功績未完喟然嘆曰不惟損政亦恐有負國家宣明教化之意公餘遂與主簿楊彌盛縣尉張煥典史王鐸集諸凡所與事者議以各輸餘俸兼資庶力為補其完公躬督其事命採旁山之異木美石徵諸屬縣之良工役

人先自中門正殿次及講堂廊廡諸室凡所損缺者一皆完之不亟不徐民不告勞復遵祀典於東西二堂繪歷代賢儒之像時命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李公溥光書大成之殿額餘功美其冠器之飾以嚴歲時朔望之禮其繪飾之丹青有取祭祀之冠器皆儀品物為常分之司屬翌日直學李併士夫武初裔裕賫前教諭武公威卿先生行狀踵門揖余請為之記曰公乃前上都留守陳公之子也勇於有為見於設施者盖如此不特

此耳抑又增其户彌其盜簡其訟政教興賦役平皆前政之所無幸因廟學之成欲刻石而傳久不其偉歟余辭之不獲已縷陳終始之緒庶後之相承者繼繼而不相忘矣

重修宣聖廟記　　宋渤

上黨唐以來為宿兵府自藩鎮罷民俗經文治之日更尚儒學挾藝文射科舉春官者十之八九工詞章占天下上游者亦嘗三四故鄉遂隖野之間率有黌舍師生

釋萊亦具聖人廟貌視羣庠制度金太和中潞城東有里曰李莊豪族王備李格者新治學舍為禮殿其中繪從祀弟子於兩廡規模如度為里中弟子絃誦之地今百年矣風雨浸圮棟楹傾側備孫王君大椿及弟大用於耆宿謀之曰吾郡先哲以實學文章應場屋海隅縉紳罔不歛袵推敬易代來承平歲久日趨文化衣縫服鼓篋笥操簡牘者將攘袂而起矧部使者以勸學奬士類為職業曷亦有所興乎此里故廟廷併刻石俱在君

曰功無幾可復舊欲與諸君同工僝材撤其敝而架其傾者幸有以佐之咸曰諾於是若緡錢若工技若丹雘若塈塗相率而旅至未幾何時遂完矣大椿以告予曰若郡中人請誌之詔來者謹按王僃之子周初立營葺既而主平山簿遷潞城宰再遷潞州録事勞於官轍未就而卒今大椿大用其孫也祖孫三世能益勉弗懈可謂知所重者吾黨之士其招而告之曰天下未嘗無士也王者治之未嘗不右文也為學之道須精密致審真

積力久而後能其體用非可謂於歲月間者矣閒暇時朝誦夕思博學明辯求所以造道德之要非直曰進取計可也盖秀選俊造賔興之法成於三代故士子或忘身而狥國然猶以堯舜之道為義利之辨吾夫子不幸生春秋之世干戈相尋處士横議六經之旨仁義之言宜若無所事於天下然夫子不以無所事而不以教人七十子者亦不以無所施而不學之也今之世得聞先王之緒言者以顔曾師弟子詳言之故也典籍具在此

邦稚稱冠帶藪閈此里有學舍豪傑之士將矯首景慕
踵而相尚者見之矣因勒石云

重修德風亭記　　王好古

亭以德風名葢由教化之所及也世變愈下循刑政而
德禮蔑如漢唐以還政簡而刑繁我大元有九有掃秦
漢之積弊法三代而遵唐虞張侯瞻甫令承流宣化者
邪潞郡為天下之沓侯來是邦政通人洽蝗虎不侵闔
境之間肅如也於是循故迹而新是亭且曰政由德以

行烏有仁風而不能偃草歟乃相其地因而出泉曰是可以潤物遂名之曰玉露是可以澤民遂名之曰甘泉郡之人歡悰沄沄以為自前政以來未之覩也落成之日舉酒壽侯曰我侯之來兮民物以熙出泉澤物兮作亭斯暈仁風所被兮靡草不遂添盃我侯兮莫我去為

莇王廟記　何南卿

嘗聞鳶飛戾天影流於庭燕人以為鴈越人以為鳧非視之不精勢之相去遠而然也今莇城西十五里枕崇

崗有芮王廟焉考之載籍芮君之實雖千載之上可得而推爾芮者古初以草著名故有芮氏焉蔓延而有芮國也當殷紂昏暴虞芮二君爭田久而不平時周文王為西伯修德行善二君曰國無明斷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入其邑斑白不提挈男女異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君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恥退乃相讓棄為閒田天下諸侯聞之翕然歸周者四十餘國是為文王受命元年也芮

本圻内錫封之土乃食釆之邑故芮伯世為周之卿士非特一人而已巢伯來朝作旅巢命時則在武王與六卿同受顧命時則在成王作桑柔詩以戒貪殘時則在厲王與虢仲同伐曲沃時則在桓王前後凡屢見之所該者四百餘年陸德明謂非同姓不封姬姓也明矣後世亦以芮封國公號馬矧伯而稱王律之以春秋之法豈不如秦楚之僭然卒則書名葬則加號亦春秋之書法歷代益遠中間豈無襃號之錫按端拱明昌二碑皆

謂古史稱之為王彼必有所據而言也以是觀之疑者氷釋魯桓公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四年秋秦師侵芮反為芮所敗秦不勝其忿其冬請王師凡九軍共圍魏是時周王之六軍按兵不動人不忘其德為之立祠抵今而存况我芮君昔以推讓天下感而宗周作為式穀民人皆被其澤宜乎沒世而祀之禮所當然是故轉秦歷漢越唐跨宋迄今而廟貌愈崇者有由也正殿榜曰桑杂貢𢈔之殿貢者以其能光耀於四境𢈔者以

其能覆載於羣生冠以桑柔者義取芮良夫之意也門樓高敞獻有殿舞有庭戲有臺與夫左廊右廡塑像煥然梁開平初有朝旨再立祠宇周顯德間勅命又加重修宋端拱歳詔毀天下淫祠此廟不廢以位設古帝王之像故也每歳清明中秋享祀不忒舊崇奉香火之社者凡十有一獨故芮存從而不改餘皆竄易其時日月逾邁修毀不一孰能屢數之邪後自古城廟遷於此地止用五社之力焉夫民者神之主也神本依人而行果

能禜之如在何所不靈可以占年而祈穀可以請雨而乞晴可以禳災而禱嗣此皆神之所司也民和而歲豐神降之以景福如影響之應形聲諄諄乎毫釐之不差若夫仗劍現宋帝之宮霖雨退西狄之寇活焦枯之稼而殿重興救張地之厄而露臺建此自有石碣具存不復贅云大德元年丁酉秋七月中元日百户郝翔王祐張全呂瑄立石

徹里公德政碑記　　郝希文

夫以天下之大係生民之休戚者莫切於守令守令之職乃風化之原教養之本出宰百里秩中千石若不廹於勢不拘於職盡其巳之所當為而騁其才能未始一切求於郡守者此古昔待守令之良法也方今天下失寧盜賊竊發占據土地蹂踐生靈何可勝紀於斯時也擁强兵專方面者每以軍食軍需為重名項之多奚啻百端任守令者且奔走供給之不暇其間以撫字教養自任者不一二見設有魏焦之人出以凋瘵之餘民應

無已之追求亦將如之何哉又況有哲有愚之不齊古今人物之不逮此其所以得人之難而於斯時之尤難也稷之為邑土厚泉甘乃陶唐之境内后稷之故墟俗尚敦樸儉而不嗇紡績織紝畊田鑿井日勤月謹上以供公家軍儲之費下以給父母妻孥之養昔人所謂有堯舜之遺風而號稱易治豈虛語哉我監邑名徹爾特穆爾字士方欽察氏景州東光人也下車於巳亥之冬大尹葛君名𥟖字克敬霸州文安人也涖政於庚子之

春二侯一見肝膽相照親若兄弟乃相謂曰比見同僚不和以病民者多矣況今天下多事之秋縱不能施善政以養吾民奈何蹈其轍以困吾民乎於是相與立法度振紀綱均賦役量民力之有無視土田之肥瘠分鄉社為九等賦役既均事至物來隨其大小高下應之而無難焉又敦請師儒每社立庠一所選民間俊秀子弟以克生徒正疆界勸耕耘通溝洫教樹畜使民知職分之所當為務農於春夏之間講學於秋冬之際桑麻蔽

野學校雲興衣食有餘而人材彬彬矣此皆二侯政化之所施非徒然也去歲之大旱自春徂夏雨雪絶無葛侯乃捐俸金購香菓齋戒沐浴露頂跣足徧禱羣祠旦暮不怠者數日而雨大作沾濡霶霈易凶年幾於樂歲侯之徳非徒能化乎民其精誠亦且通於神明矣嗟夫苟令長不得其人專以蠶食為務老者不得安其居少者不得盡其養妨三時之務弛農隙之教肆凶惡蠧賢良使民之脂膏日削月銷彼方偃然自以為得志其於

國家附托之本意為何如也其視葛侯愛民如子而民仰之如父母者不啻陰陽晝夜之相反矣盖惟本於誠正修齊之功根於心而發於人故其為政也寬猛得宜剛柔相濟纖毫悉舉其應劇治煩如鑑照龜卜鷙舉而風逼之也是誠可謂循良吏故不可不紀詩曰姑射蒼蒼汾水湯湯中有哲人為民之章不寬不猛侯伯之防春花秋菊雨露時芳如松之茂如竹之剛愛利斯民教勸有方禾麻蔽野二麥雲黄豐碑永建厥德靡亡

杜氏孝感泉記

郝天挺

書曰至誠感神者誠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神也力無所極智有所窮極之智力感無聲無臭之神天舍誠奚先誠身之道惟孝為大故王祥之盛冬躍鯉姜詩之近舍湧泉皆其應也振古如兹豈今不爾太原平遥孝感泉者出於本縣西汾村里杜氏先塋之側泉之得名由今四川行省左丞之母沁帥便宜夫人王氏之所掊而鑿者也里自開闢有聚

落已來土脉鹹苦列井數十皆螫舌不可嘗負綆抱甕遠汲他所民甚病之帥甍歸塟夫人扶柩哀痛之餘相地出井以供蘋藻錡釜之薦泉忽通透獨甘如飴耄稚歡駭目之曰孝感既周塟遺澤至今頼之帥諱豐起跡農畆金末兵亂以材勇保據沁州國初人附累從戰伐所破城柵全活萬計朝廷授以虎符金吾衛上將軍絳軍節度使沁州都元帥便宜行事其本州所隷親王亦有㫖錫以沁陽公之號投戈撫字得人懽心乙卯夏五

月薨年六十六遺命還塟西汾州祖塋沁人留之不可乃别建祠堂以奉香火夫人王氏孝於親睦於族治家敎子慈肅有方生男長曰思明襲沁尹累遷至明威將軍吉州路達嚕噶齊次思忠自高麗國經歷官遷承務郎固鎮鐵冶提舉次思敬由汴梁安西路總管召拜内臺侍御史尋參知内省政事改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練達辦博識明氣和歷中外餘三十年謝病退去次思問以綏德州知州僉奉議大夫僉河東山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衆孫三十許人文通經史武便騎射出仕者依日月之光春秋扈從居家者安桑梓之舊晨昏甘旨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至誠感神於斯見之矣噫西河之井泉日夜洋溢供鄉里飢渴之求源源無窮杜氏之子孫日夜蕃衍供國家人才之用亦源源無窮臨其亭梵飲其清洌鄉里不能知所自為忘本子孫不能知所自為忘孝是宜勒諸石以告來者大德三年三月初五日記

潁川忠襄王廟碑記

孫元

至德十一年妖賊起汝南明年陷江淮又明年陷河洛又明年斷函谷關據陝川城震擾秦晉解為州界秦晉交勢引殽函去陝尺咫阻一河其州人少長老弱咸大震恐怖懼謂朝夕焚溺水火中無埜地矣俄聞潁川王將大兵數萬衆轉戰南來拔殽關直薄陝州城攻圍計數日賊分遣奇兵渡河北蹂解南鄙王將騎夜渡靈寶要擊於安邑南原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抵平陸賊

下陽津賊爭赴水死無噍類遺城中賊大奪氣會食盡棄城乃遁去明年襄樊賊入武關奪秦嶺直犯長安王復引兵戰同華再戰秦隴徽鳳大擊破賊走巴蜀遂定秦隴又明年春東賊分道突太行陷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大掠復南還出故道抵絳將及解解人復大震恐王復出關渡蒲坂勒兵解之閘喜以伺賊賊走南山設伏兵橫擊之賊驚棄輜重散走山谷虜獲萬計晉冀地悉平歷數年環解境皆兵燹賴王力解之民卒

脫兵難後二年王靖大梁定中原又二年收魯復下齊夏六月薨於軍哀音至解之士民及郡守僚屬相屬聚計議曰天下初發難也羣盜所過燔城府殺長吏屠黔黎毒流遍海内罔不殘滅吾解梁闔境爲完城四野爲全民邑里有屋廬父子夫婦長幼昆弟有倫飲食有節出入有數抱子弄孫不殊平時若是者果誰之賜邪傳曰有功於民國有祀能捍災禦患國有祀王有大功活大衆宜世世血食吾土衆口儔應咸曰安思所危思思

所自是謂知報德者乃即日擇高阜肇營王廟于乾隅
官府捐俸金士民輸土木衆樂效役不閱月而告成殿
宇巍如廟貌儼然兩廡櫺星拱揖左右中條太華掩擁
後先壯麗雄偉聳甲首郡訖事其同知卜嗣真等走洛
陽求文於予用刻石以貽不朽吾喜王勳業在王室聞望
在天下德澤在四方復解人感王大德追思感慕永世
能不忘是可記王名察罕特穆爾字廷瑞沈丘人初監
汝寧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院事陝西

諸道行御史中丞亹謚忠襄追王潁川其子庫庫特穆爾繼總大兵允克成功今為太尉中書平章政事樞密院事太子詹事家乘國史具載始末兹不録云

縣尹闞公德政記　　衛元凱

皇元之臣服普率亘古無有昇平既久生齒日繁民之休戚寄諸守令任是職者實難其人惟我令尹闞明府之宰吾邑也而優為之公名世傑字英甫占籍晉寧世業儒歷掾兩臺一實運府所至有聲薦章交辟至元

戊寅春三月到任大布恩信推以至誠櫛垢爬癢窮瘁蘓息鎮以清淨而教令不繁前政勸課徧鄉都巧索豐求瀝民膏血公曰農桑有衣食之利孰肯甘游惰而樂饑寒乎若憂之太甚視之太勤乘騎從徒家呼戶名而小民輟饔飱具饋餉以迎勞且不得暇又何暇顧其業哉此雖愛之其實害之也每歲劭農之際但召各社之長而喻之民獲不識吏之安矣邑處太行之嶺土瘠民貧好學嚮義比年以還學校廢弛禮文滅裂公自

到任聿興斯文授室延師講明正教學者聞風四方雲

萃一時文物藹然可觀且山野之民負豪俠氣争相雄

長倍徼籽息冐踰疆畔紛競交拏讙不可詰公杜私謁

從公議秉正筆片言之閒使積憤潛諆氷消雪釋市井

少年悍戾不率亦必委曲鐫諭使之必改而後已至於

簿書鞅掌閲日無遺自奉甚薄淡若儒素多讀書手

不釋卷且重義輕財務周人急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

延惟恐不至有禱祈遂獲休應凡拯貸鰥寡者先之有

徵科貧匱者寛之復業者優以安之疲癃殘疾不能自存者煦育補苴百計以完之故三年之閒美化大行青衿向訓黄髪履禮權猾鉏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憲使金公按部至邑大加矜賞輒薦公政為諸縣之最信公論也由是言之豈止治文案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其受代之將行也父老十數輩告余曰吾儕小民德公之賜何以報將著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蕞爾敝邑則惟是知書不書公何損益然所

以示民心之不忘非是而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哉在他人猶當不讓況公於予推恵至厚安可以蕪陋辭因摭民謡而為之銘曰賦均而平刑措而清民飽而嬉使公而明物無失所野無廢耕路不拾遺犬不夜驚姦不遏而懲廉不率而興敎不令而行政不嚴而成無實之譽君子以為媿我之譽公者殆無媿而庶可以為公之榮不惟彰清名播芳聲愜輿情又將為來者之法程也

忠義武安王廟記

宋　趙

義勇武安王祠徧天下獨吾鄉樂平最古且著按傳王家世河東從漢昭烈避患居涿之樓桑樓遲日久由樓桑抵河東必道樂平意當年遊衍之迹及樂平為多雖後千載宜未忘樂平也故吾樂平祠靈享異諸方民有事必禱禱輒應而舊廟在城南金正大四年郡丞范君燬始改築南門内國朝中統年間遷邑治之北雖每遷輒增舊制然因舊相仍未底崇極且逼臨廛市湫隘喧囂非所以妥神靈愜民意也延祐初元春鄉試溧陽同

知瞿君公輔遵厥考鎮撫公遺命審曲面勢即舊趾益北為步三十營構之南市崇教院二畒有奇創建新廟虛其前道以屬通衢於是幽邃衍敞廓然煥然棟梁屹屹垣墉秩秩材堅制良黝堊丹漆舉盡其度落成而祭神既顧享人亦慰暢歲乃大穰物無札瘥然後大費煩公輔既獨力無怠色而其弟莊鳳誠誼洎邑之顯家更相成之工既畢公輔走使京師徵予記惟古今名臣烈士生而烜赫於時沒而寂寂無聞者何限惟王巋然廟

食列於祀典四海之内尸而祝之愈久而不替果何修而致此葢東京失御羣雄朶頤漢鼎曹袁張呂孫氏之徒虎視鴟張籠檻豪傑王抱葢世之畧絶倫之勇固羣雄所願揖下風者也而王自重如山一不屑顧獨追隨罷困無聊之昭烈溟渤可竭誓言不渝也金石可磨初心不轉也誠以昭烈帝室之冑寛仁下賢茍輔之以興復漢室則義詞順而斯世被其澤矣彼崛起犯分乘時陸梁者王視之直鬼蜮蟊賊之倫耳顧肯為屈乎於戲

烏林之走曹瞞襄樊之擒于禁風戈雨旆囊括宇宙之勢而漢事將成矣天不再熾火德功用不就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君子論王忠義耿耿能擇所從先於蕭曹班於吳賈而雄武遠過之然蕭曹吳賈猶各得忠於當時而王世世歆祀千載之下凜然有生氣民思其義耳予獨有感者王於樂平為舊遊其顧盼饗福斯民宜矣而吾鄉樂平之士虔恭奉王竭力新廟如念私事雖費不辭雖勞不懈其樂慕忠義葢出於天性夫擇主而忠於

漢者王之盛節慕義而厚於神者樂平之雅俗皆關民彝世教故不得不書

司馬温公塑像記　李稺賓

祠堂之設葢思其人而不得見故立像以想其平生歲時蒸嘗薦其馨香格於神明其誠意之所感孚焄蒿悽愴如或見之此皆出於人心愛慕之誠而然也然其德有厚薄之殊故其祠之也有逺近之異非可强求也解州夏縣令為晉寧之屬邑乃宋朝司馬温國公之故鄉縣

西三十里曰嗚條岡即公之先塋縣學之左祠堂在焉郡人祀之香火不絕於今三百年矣兵燼之餘堂固在而像貌不存皇朝延祐六年河東僉憲額森布哈公按臨至縣拜謁祠下仰而歎曰有堂而無其像於人何所瞻仰其於典禮葢有闕焉縣尹李侯榮祖聞其言退而謀於縣之耆舊皆曰此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侯既有命敢不竭力以從事於是施財命工選日興役不閱月而塑像煥然一新慶成之日人大和會遠

近聞者相率而來觀之莫不咨嗟歎息如公復生以手加額至於流涕不減前日自洛赴汴之時也噫盛德之入人也如此哉李侯又欲紀其事於石因憲幕李君鶚以記文為請余謝不敏不敢承命既不得辭乃為之言嗚呼盛德之士不出乎世久矣是以功業如此其卑也其故何哉譬之規矩準繩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民之從之也莫不中心悅而誠服身不治而欲治人難矣自唐虞三代以來皐夔稷契之為臣載於書傳者可考也殷

之伊尹傅説周之畢公名公其人莫不以德稱於天下降及兩漢蕭曹之徒起於刀筆之間考其平生雖僅能取稱一時然皆一切以就功名而已非可以德化言也寥寥至於三國惟有諸葛忠武侯一人而止爾唐有陸宣公而不盡其用至宋而司馬出焉其人可不為難哉公之為人也篤學力行清修苦節左規右矩罔不如禮故言而君信之行而民悦之不用則獨善其身用之則功烈被於天下兒童走卒無不知其姓名他國遠方莫

不畏其威德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得哉其德積之也厚故其及之也遠爾是宜天下郡邑莫不祀之以為師法而況於桑梓之邦乎然而邑宰有賢愚故其祠有興廢自非額森布哈公唱之邑宰李侯和之其功必不能成之如此之易也今既完美邑之人歲時祭享來拜堂下仰而瞻公清古嚴厲之容俯而讀公所著資治之書如公在世而親炙之莫不修身慎行不敢為非義俗一變皆為君子之儒此則邑宰李侯之意也豈不美哉請

書此於石以俟

重修微子廟記　　楊漢卿

上黨北五十里地曰微子自前古立祠於此山下有故墟曰宋城世傳商微子昔居焉考之於傳微畿内國也以元子分封故遂為號至成王封之於宋以奉殷後此去紂都不數百里豈其始封之地耶舊祠以微子比干配享端冕南向即微子也被髮如奴坐於左即箕子也玄冠曰王子坐於右即比干也當紂之時賢臣失位或

負祭器而歸周或佯狂而為奴或極諫而剖心雖制行不一殊途而同歸故孔子稱曰殷有三仁焉成周繼興誅暴進賢彼去位而亡者乃作賓於王家以狂而拘囚者得肆志於洪範至使死骨不朽即其墓而封焉以成王周公之聖猶尊崇之如此其以仁人之功烈不特著於當時其德可加於後世是宜為百世祀也然箕子既釋囚而受封後世廟貌不改厥初豈非全其真以彰明德哉歲久殿宇隤陊好事者易其地而新之謂箕子被

髮此僧也謂比干王子也名為太子皆置之别坐從而祀之咸失其真嗚呼仁者見棄於當時後世幸能不沒其實反矯誣如此名實相違何瀆神之甚也歲時獻享固將重之豈荅神之意耶余家世卜居於此少與羣兒遊戲廟側仰瞻神像古制宛然比余隨仕秦封還謁祠下然丹青炳焕規制錯謬因或如古詢之故老則曰神之舊像皆所目覩一為俗謬莫之能革於是慨然頗思改易昔人謂前哲令德之人可以啓後故在祀典若三

子者自殷迄今歷數千載崇祀不絶雖先賢之德不可忘抑聖王之制存之於今與惜其譌錯怪誕使聖賢之跡寂然無聞乃語諸長者曰吾邑之奉祀三人也久矣豈可一日見誣於冥冥之中盍革去俗譌遵其古制尊微子以箕子比干奉配昭哲人之令德毋貽神羞不亦宜乎衆皆曰然時方多事莫遑改易遂書厥由於廟壁後二十餘年余歸自河東父老來告曰予嘗欲正三人之祀方今時和歲豐民安樂業使神享其祀人受其福

此其時矣遂與衆祀神而卜之吉乃遷其祀宇正其服位以復明靈之居仍題其祠曰三仁俾後者不罔於流俗咸仰晏德而致肅云工始於七月之庚子落成於十月之丙子鄉人請以舊題刻石廟左遂爲書之

贍學田記　張思敬

治道有二曰敎曰刑郡邑之學庠序之遺制也由灑掃應對誠意正心以至曰選士俊士進士皆自鄉而邦自邦而國自國而廷表裏之以忠貞薰陶之以愷悌義洽

人心怨議不興政稽時令陰陽不戾此天下臻於治平而人材育於學校也夫水之就濕草之偃風亦猶下之從上歟故上之人制禮作樂先節文其身身既先之猶梗而弗化刑而齊之也豈獲已哉且天之於物有雨露以始之風霜以終之乃知刑之後於教如此國朝戊戌初父老甫襲科場之餘率子弟以事進取或負糧從師閥經就友當是之時英髦濟濟晉寧所隸五十餘城議者以襄陵為冠江南既平故俗漸草夙望先覺之士日

陵月替書帙賤於剡藤人才艱於荆玉逮我成宗武宗
二皇帝運際守成明詔四海凡民社必立乎學學必頒
田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教養相
仍嘉謨永矣兹邑也有學而無田縣尉劉盎奉典謹付
廹城之畝邇鄽之基充贍教諭以綱維之直學以薄貯
之出納則與涖籍而會朔望者公知之非興修釋奠不
敢動也邑之令長時省視焉如是防閑之即歸烏有豈
忍於或士其服而商其腹者取之也夫教諭之級雖卑

而一邑範模所在能溫之以緝熙守之以廉慎何階之不可崇輒窺纎芥之利自晝逺大之途謂人之不我知也視之者豈特十目邪幸為長厚之所掩汝之顔得無赧乎阿媚之徒又將而證之汝亦人也何殊於編民而復其役哉縱不克捐巳之財殫巳之力可不以至誠答清福之萬一予嘗竒緇黄者流能徒手而結大緣何其志之篤敂齋之故也吾儕所禮之殿廡皆仰於官而成今不過洋洋乎講誦揖讓於其内豈特二三其德又從

而蠹之是天壤間罪人也何衣冠之可名教養之可隆邪予因紀田之始末爲復及此者以鄉校之故惜之於墜不知言切直也庶欲懲於後來耳後來之君子當念教諭蔡蒙創始勞趙世舉繼完其壁郭存道來謁文以圖不朽者若夫田畝之畔賈氏所惠之書具悉諸碑陰云延祐五年仲春吉日立石

松峰書院記

吕思誠

縣治南羅莊孔氏作書院於三都別野荅羅莊與三都

一社也又近在松子嶺下故名曰松峰夫孔氏家世曲阜其嗣世子孫守林廟而私淑有宗而不紊固也自干戈亂離擇里而居樂平於是有孔氏云由周而來至於今去聖人之世若此其甚遠也而晉魯相望近在咫尺去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遥也愾然如聞其聲穆然如見其容水木本源之思寧以異地異時而有閒乎羅莊孔克威求記思誠為松峰書院額又書夫子燕居殿一楹開詩聞禮者二齋思誠起而言曰孔子之道大矣孔子

之澤長矣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雨露之所潤無非教也斂袂拱手以至取瑟叩脛無非教中事也闕黨童子可以將命互鄉童子亦得登堂入室斂容屏息於其側無非教中人也億萬斯年之久上自王宮國都下逮閭巷莫不有學以識羮墻樂平素稱仁里家詩書而户禮樂有彬彬君子之風豈皆宫墻外望者與故克咸之為此非徒為子孫設欲以來遠方之朋也而里人氏有近三都撥地三頃以與書院而為書院子弟之供其事又不

可湮沒而無聞因並録之以與克威孔氏並傳不朽後有作者見其廟貌煇煌輪奐焉孔子在焉松聲謖謖響振山邱孔子之木鐸在焉宰我謂其賢於堯舜甚遠厥有以哉昔者思誠立書院於冠山奎章閣學士院奉中書禮部移文宣慰司下冀寧路揩揮平定州儲書萬餘卷謀欲置田一二頃至今無一畝欲銘石作記力又不贍噫有愧於克威也夫再拜而文既以嘉孔氏之賢且以譏思誠之不能是為記

藏山神祠記

盂古仇猶地城之右有藏山神祠山則去城三十里亦有祠在焉至治三年余為書州判官蒲公所作碑而至祠下其文具載藏山神之顛末暨建祠之由近因攷左氏傳以為用莊姬之譖而族趙氏史遷以為治靈公之賊而與誅後以韓厥之言而復其爵邑晉之六卿併有晉政卒歸三家蓋三家之連合也久矣惟趙氏代有死士故趙氏能與韓魏並立也夫子作春秋大桓文之功

而亦首桓文之罪自是而後諸侯連合禮樂征伐積習之漸陪臣執命列國不知有天王之尊客卿不知有宗國之親故齊有田氏之奪晉有三家之分夫子之作春秋也尊周而親魯將以撥亂反正救其弊也晉自文公始伯趙衰初政河陽之狩春秋深隱之大夫效尤一再傳之後乃有靈公之禍夫子從董狐之筆趙盾膺首惡之誅屠岸賈之舉大事也何春秋不書公孫杵臼程嬰何愧董安于乎左氏不紀豫讓之烈方之二公有間也

子朱子何遺焉不取宋以其存趙氏之孤封公孫杵臼曰成信侯程嬰曰忠智侯董安于嘗廟食於趙而不見封於宋抑又何哉趙孤名武謚曰文子朔之子盾之孫也雖然公孫之死程之忠盡心所事千古之下血食不既豈無其報哉彼竊富貴者入而恐不納出而恐相浼終亦不能掩其醜而禍敗以從者誠有愧於斯也祠在至治間葺今且三十年矣風雨摧敗達嚕噶齊達實特穆爾與邦人義士祁仲美郭忠武從禮李文亨復易舊

為新佽之者甚衆達魯花赤等之心邦之義士夫何愧於明神哉已為之記仍作迎送神詞二章俾歌以祀詞曰山之下兮水之滸神有祠兮在茲土神之來兮如有覩風滿旗兮聲震鼓肴羞俎兮酒盈瓶紛前進兮我歌以舞祠可居兮山可藏雜蔬肴兮奠彼酒漿雷電合兮風雨相將神之去兮邈其何方瞻望弗及兮山高水長

重修靈瞻王廟記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宣精於天成形於地結而為山嶽

泄而為川瀆山川之作叅與天地並矣故能出其雲雨而育乎萬物平定郡城之西二十五里有山曰獅子山經所謂以形似而名之者也山之麓有石臺焉巍巍峩峩傑出羣石若巨人之冠帽然菖蒲生其上南望黒水十里而近北顧石甕五里而遥叅連亘之一山也宋世歲旱鄉邑之民在在處處祀禱無應時有童子六七人芻牧於石臺之傍因致瓶於蒲下以禱為嬉見蒲之芒有露凝結若綴旒然墜而入瓶或晞而竭或潮而溢瓶

既溢矣即有雲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霖霔足徧乎境内自兹而後忽時值恒暘里人相率倣彼童子置瓶於蒲下而禱焉屢獲其應敏於影響由是大建祠宇於石臺之下名之曰蒲臺神廟而奉祀之宋崇寧三年賜額曰靈瞻與黑水石甕二神同時得號黑水廟曰普澤石甕廟曰豐濟皆因部刺史西染院使高權之請也覩其感應之迹始見於童子之戲終救乎驕陽之災蓋靈氣之所宅雨露之邱墟必有造物者尸之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不然乎或曰在晉則有言於魏榆者在漢則有鳴於冀南者彼固為異事已書之史傳矣若夫山澤通氣雲潤而雲生此陰陽交感之常自然而然者也又何足誌歟應之曰噫是不足以與語至而言極者也且彼或言或鳴者徒能為白祥於當世安能隨禱輒應潤物濟時而若此者乎又豈可同年而語哉廟屬陽泉里里中大姓范宇好事君子也一日率衆來叩予門而告之曰蒲臺神之事雖然載於晉陽方志

之書傳於上艾父老之口猶䟽畧訛舛懼其歷年寖逺載書既畧則禱者愈訛敢請於子詳而誌之將刻之於石立之於廟傳之於無窮不亦可乎余義不得辭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乃作碑而銘之銘曰天作高山為鎮一方以助造物尸其雨暘爰在昔歲亢陽為沴鄉邑之民舞雩以祭童子何知以禱為嬉蒲芒有露如旒之垂自入於瓶或潮而溢即有雲物觸石而出以降膏雨以蘓旱苗屢應其禱曽不崇朝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功被

於人血食於此漢鳴於冀晉言於魏彼迹雖殊彼時實異徒為白祥徒濫民聽安能濟時隨禱輒應膏我百穀惠我生民聖不可知斯謂之神故詳其言以告於後碑而銘之記以不朽

平定州土風記

輿地有書其來尚矣九丘雖逸而職方氏所掌亦未嘗廢此州地當衝要實古名郡山川民物泯莫可攷豈非闕典與國人皆曰可志愚按平定古并州之域也三卿

分晉地入於趙秦屬上黨漢曰上艾屬於常山晉及魏
改屬樂平樂平漢沾縣也後魏改上艾曰石艾隋初屬
遼州大業中割屬并州唐復以屬遼州又屬受州受州
廢還隸并後石艾為廣陽徙治榆關宋初用兵攻河東
首下之遂升為平定軍以樂平隸熙寧七年廢遼州省
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縣以隸軍元豐八年復遼州縣
還舊隸金大定中升為州今為冀寧支邑而樂平隸焉
樂平東南六十里古受州又名賽魚西北三十里承天

軍東北九十里廣陽西南八十里葦澤縣固關東八十
里廣陽東五里古上艾地冠山嘉山西八里蒲峰獅子
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雞山東北二十里晉主嗣昭過此
獲白雉因以名之黑水嘉河源在嘉山嘉河經於城中
桃水下入澤發澤發一名阜漿暨縣泉俱在承天軍錫
欣有懸泉賦流杯池城南二里許閑閑修禊所也介之
推姤女祠在懸泉上唐高宗幸汾陽道出姤女祠下者
此也或云之推妹也英公廟東十里暫石村李勣嘗為

并州都督有恵愛故立之又曰本殷公也開山亦嘗任石艾長宋初修唐書避宋宣祖諱易曰英韓信廟在固關牛相廟南十里牛相不知年世過山下卒四賢堂在州治東北城隅宋曰思武金曰湧雲今閑閑趙公文獻楊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遺像在故名之也州之境東距井陘一百里西抵壽陽里與井陘相若盂州北九十里遼州南一百里東北至京師一千里其土瘠其民勞其俗朴而質其風慓悍尚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重修豐濟王廟記

去平定州城三十里有里曰賽魚南臨桃水有獅子山以形似名之山多松栢槲檜山之巔有崖直下數百仞其傍有穴深若井名曰石甕上有覆石如蓋歲或旱暘祈請者側立以杖挑甕端之石石開即雨雨既沾足隨置石蓋如故否則風從甕生拔木偃禾在宋皇祐間有記載諸會典與嘉山蒲臺神同時封表夫山川紀綱有係一國有係天下有係一州一縣一鄉一里者蓋封表有

大小而利澤遠近亦隨之天地之大覆載之廣運祚之流將特達峻極嶽鎮海瀆名山大川形而神之古今通祀譬猶國家設官分職品職之崇卑責任之重輕恩威宣暢神化敷洽故修於此者深則感於彼者至雖一社之長十人之甲五家之隣亦如之嗚呼知天者可以知人知人者而後可以知天也里之儒李思恭君子也自上世以來為西鄉巨家推其有以及其無自親而疎由近而遠莫不極其分量因前歲之旱禱於神而應之乃

復其舊祀請記於思誠曰我倡之神助之祠已新矣公盍為我記之思誠曰此山川之舊也神之靈驗本人之誠否也君誠信人也是以應之祠既復矣神之降福當無紀極余亦述其故事而已請為迎送神曲二章俾歲時之祀與旱暘之禱歌以樂神詞曰山之高兮崇崇石巖巖兮水溶溶傍有穴兮虛其中深如甕兮若有所容上有覆石兮方舉雲曳雨兮雷翻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忡忡雜肴蔬兮薦芳醲神之樂兮歲自豊神之

來兮無蹤神之去兮何從天有雲兮山有松歌且舞兮伐鼓擊鐘余胥樂兮莫知所終

開河碑記

曹大清

葢聞修水利者皆代天施而長地力使民衣食源源所以定公家之用耳昔三代之時溝洫之法替而趨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禮曰蓄水以防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於溝洫而之田野葢有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先王通九州陂九

澤溝洫脉絡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水利也秦自商鞅井田廢而阡陌作故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隣田而河内之民以富鄭白公鑿涇水於秦谷而關中遂為沃壤王景重修芍陂廬江之境大登馮臻始立鏡湖會稽之人獲利自是之後晉杜預疏荆襄之水漢文公穿煎洩之口張闓築新豐李襲引雷皮使天下之民皆被其澤也迨我皇元混一區宇酌古準今設立都水監分命有司舉行其政於天下委之州牧洎於縣宰通溝洫之渠復

陂湖之水旱魃為厲則引而灌之雨害滋盛則決而注之令民自便不禁其時是可以上資國計而下慰民望者也今太谷縣之東南有惠安之蒲池一所在西莊之正北沾渥之口向西大塔石之近南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十分為率特惠安與王蒔莊二八使水已有定例惠安使訖八分王蒔莊二分其餘社分並無水利每值大雨時行山河泛漲不為定例注水去處自上而下一一灌溉數年以來水勢不常渠道壅塞橫流西去漂沒

侯城之地數十餘頃衝突太谷之城池三十餘年後無纖悉之利而有多多之害也幸蒙河南行中書省委劉公約禮行太谷縣尹燕守禦斷事官來臨是邑整理庶務閒備奉樞府明文近爲瀕河水利之事委令本官提調凡可以興舉去處從便開挑官爲添力成就公規規於撫字之暇遍歷鄉村相視原隰親詣於奄谷之口料量高下之地經營利害之原具陳實迹採畫圖本呈復省院規措人夫七百餘名遂委理問前都漕運使司令

史李公克弘一同監督提調是工於是歲上巳三月之
有三日經始開於惠安獲利之渠閉塞其太谷佚城為
害之處我公從朝至暮不遑暇食惟日孜孜荒度土功
不逾旬而工畢矣於戲春而澇夏而旱此天時也旱有
以備之而不至於乾水有以防之而不至於溢此人事
也人固不能必天之無水旱天亦不能以水旱困夫人
者誠我公處之有素而不待於已水旱之後是乃救時
之急務也屬郡之民知其為利之甚旄倪歡歌頌聲載

路以贊德美咸願立石一日耆宿王從禮等謂予曰公自下車以來甫及二載於民之利則興之於民之害既除之惟公是務恪謹厥職葢以忠於君利於民而已請為鐫刻之文永之金石不亦可乎予固辭曰孤陋寡聞班班管見豈足以敘公之實效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是以忘其固陋採摭前聖之言故為是記以俟後之觀風者有考焉譽公之德豈不增光於當代耶故又繼之以辭曰於穆劉公獻康之裔學優經史德如蘭桂一心

奉公片言折獄曰循曰良匪貪匪酷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士高其行民獲其利徳澤宏流恩沾下土荷鍤為雲穿渠為雨溉我田疇長我禾黍是刈是穫如山如阜飼於公家貢於王所衣食元元富億之口

涑水書院碑記　王緯

至治壬戌縣侯特穆爾布哈來涖先山越明年政成訟息迺詢同僚及邑之耆徳曰方今文治浹洽黨庠家塾比郡相望近代則有書院精舍之設所以育人材廣敎

養者亦吾縣所宜有況先賢司馬温國文正公實生是邑衆翕然樂從乃買縣治西偏故地廣袤若干畝仍其舊而增飾之名曰涑水書院堂爲七楹中設公像名曰粹德堂左以屬賓客右以延師席闢齋五聚邑士之俊造與幼而學者分教之游息之所講肄之室庖廩井廐靡不備具貧而無資來學及四方宦游者至則如歸復置田畝若干歲入以贍且以供祀事士子彬彬然相與揖遜於其中日講周公孔子之道詩書六藝之文明人

倫厚風俗於是乎在歳時以祀率諸執事肅然就位盥洗周旋登降拜伏籩豆静嘉禮容有恪神之來享也無疑矣古者德被一鄉化行一邑民猶廟祀不忘况公生之邑哉嗚呼公陜之夏縣人徳業出處備載之史其居於洛則憂國出為相則憂民蟬冕不知為貴布衾不知為儉至誠感人心盛德服後世兒童走卒皆誦公名其所論著上自戰國下訖五季垂鑒將來厥功大矣宜其列諸大儒從祀先聖千載而下欽仰之無窮也

鹽池神廟記

皇帝御鴐禧殿中書省臣言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重修鹽池神廟成當具事於石制曰可以命翰林臣緯恭承明詔竊惟國家生財有道裕民有制其於天地之藏山澤之利皆所以佐國用厚民生實經世之遠圖也故禹貢之海濱廣斥厥貢鹽絺洪範之八政必先食貨周制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其本蓋有所自矣謹按地志鹽池在晉之河東春秋時為郇瑕氏之地

以其沃饒近鹽晉人寶之史記猗頓以鹽鹽起即其處也自秦漢魏晉以降法之禁弛池之盈縮因革不同唐大歴十二年韓滉判度支奏其池産瑞鹽請置神祠始賜號曰寶應靈慶池其神曰靈慶公宋崇寜四年封池之神東曰資寶公西曰惠康公封澹泉之神曰晉濟公鹽風之神曰薦寶侯大觀二年進池神為王爵薦寶侯為成寶公我聖朝之開創也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臣耶律楚材以經費為務乃薦臣姚行簡為解鹽

使置司於路村募亭户干為之商度區畫自是保聚益
繁商賈益阜鹺課日益以增公私以為便歲癸丑憲宗
恒肅皇帝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介弟之重西征
大理盡俾鹽池之利以餉軍置從宜府於京兆俾右丞
臣李德輝領其事先是霖潦敗鹽遣使致禱并五年之
獲乃建廟於池之北阜賜額曰弘濟後罷從宜府為陜
西都轉運鹽使司至元二十九年改為陜西都轉運鹽
使司徙置路村罷解鹽使司大德三年秋七月以課最

制誥加封資寶王為永澤資寶王惠康王為廣濟惠康王公曰福源靈慶公仍賜楮幣百五十緡命陜西行中書省歲五月朔遣官致祭夫鹽在五行為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所以供祭祀備膳羞資生民之用葢不可一日闕也昔周使公閱聘魯設白黑形鹽辭不敢享此又見禮之重者前代解鹽墾畦沃水種之今則不煩人力而自成非若青齊滄瀛淮浙瀕海牢盆煎煮之勞及蜀井穿鑿之艱也葢得天地之精英河山之靈秀瀦而為

池廣袤百里渟蓄滲漉凝為大鹺皚皚漫漫浩無津涯
璀璨晶明莫可名狀役夫萬餘畚鍤雲集曾不踰旬裒
如山積其利甚博終古不竭方鹹之凝也條山之下有
風谷焉每夏仲月應候而至則吹沙石摧林木其聲隆
隆俗謂之鹽雨風又所謂濬泉者旁皆斥鹵惟此甘冽
取鹽之際炎暑蒸鬱𪊍渴救暍濯煩滌汗惟泉是賴人
不告病噫神矣哉傳曰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寶藏興焉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貨財殖焉其以此歟

凡舟車之運徧梁雍陜洛河東河内之境數千里皆食其利㑹其嵗之入以緡計者二千萬至大三年同知陜西都轉運鹽使司事臣焦榮都轉運鹽使司副使臣喬宗亮以祠嵗久棟宇傾圮乃與民商謀欲一新之衆翕然樂為資助終更弗果皇慶二年前陜西都轉運鹽使司臣阿實克特穆爾同知都轉運鹽使司事臣宋天瑞廼相故廟西壖卜地奥塏中締正殿周阿重簷翼東西廡前敞其閎後營寢室翬飛矢棘階陛峻整宏達静深事

將訖工命陜西都轉運鹽使臣完顔德輝都轉運鹽使司副使臣張呼圖克岱爾繼至涖職廼髙大門為樓扁曰寶慶下瞰鹵澤面對中條東繚太行西峙雷首陰霧朝暮翕忽變化千態萬狀信一方之奇觀也落成之日遷永澤資寶王廣濟惠康王於新廟葺舊廟以祀成寶公率僚屬士庶商賈咸會祠下鼓舞懌悦神人於是乎大洽矣仍以廟碑請於朝故有是命洪惟聖朝富有天下際天所覆亘地所載日月之所照臨雨露之所霑濡

休養生息自租賦外雖以鹽課佐經費斂不及民而民自足所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是以天下之民安其俗樂其業漸仁摩義熙熙皡皡比隆三代其視齊晏子正鹽筴以興展渠之利漢東郭咸陽孔僅幹鹽鐵以歸大農唐之宰相領鹽鐵以判度支萬萬不侔矣方今聖人在上參天地之化育裁成輔相宜乎地不愛寶神相其福國以饒衍是用昭崇祀事加賜封號作新廟貌勒之金石祐我皇元億萬年無疆之祚神亦享無窮之

事猗歟盛哉臣綽拜首稽首而系之詩曰乾坤亭毒孰爲綱維萬物並育孰窺端倪五行爲用水德稱首作鹹之用以資富有維古郇瑕地實沃饒右限大河南峙中條實沈之次晝野定標滙而爲池雲蒸霧歊結而爲鹺雪積嶕嶢殆出神力民不告勞自唐歷宋祀事孔昭於皇聖元奄有萬國山川貢珍百神効職靈池之產歲增萬億大德三禩封號加錫皇慶御極嘉神之德廼作新廟新廟奕奕於以揭虔有嚴禮秩神人浹和用紀成績

綮神之休國用阜康既富而教頌聲洋洋比屋可封遺風陶唐於萬斯年寶歷無疆

董澤書院記　　　　虞集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故表程子之墓曰周公沒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真儒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治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與其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且成者則固無以異

矣前聖既逺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者而得以見諸行事焉此孟子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磅礴人莫知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争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絶而弗之從也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閶喜諸生獨能學邵氏於其子學程子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死生以之而弗

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質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質翁質翁謁告與之歸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葢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質翁來求集記之集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衆卒於不得

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朱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顔淵而並論之而後賢之誨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游於董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藏書記　孔天鑑

河東之列郡十二而平陽為之帥平陽之司縣十一而洪洞為之劇按春秋時地為楊侯國者為陽縣隋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鎮名也唐宋因之東接景霍西臨長汾南瞰大澗邑居之緊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學尚義勇於為善每三歲大比秀造輩出取數居多故程能西府則老鄭為之魁較藝上都則二郭取其乙祖慶以妙齡馳譽居善以老成擢試濟濟藹藹前後相望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家置書樓人畜文庫

尚慮夫草萊貧乏之士有志而無書或未免借觀手録之勤不足於採覽無以發盡後生之才分吾友承慶先輩奮為倡首以贖書自任邑中之豪從而和之歡喜施捨各出金錢於是得為經之書有若干史之書有若干諸子之書有若干以至類書字寶凡係於文運者槩然畢備噫是舉也不但便於巳葢以便於衆不特用於今亦將傳於後也顧不偉哉將見濡沫涸轍者游泳於西江之水糊口四方者厭飫乎太倉之粟書林學海覽華

實而探源流給其無窮之取而盡讀其所未見之書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莫不推本於此則房山之藏不特專美於李氏閭市之區區無勞於漢人也以是義風率先他邑使視而倣之慕而傚之一變而至於齊魯蔚然禮義之鄉其為善利豈易量哉承慶同舍友也累書索僕為記僕寓官鄉里人事冗冗不惟不敏益亦不暇然勉強為之者茲不朽之善事亦冀得一托名於其上也

河津縣總圖記　　王思誠

河津本耿鄉城故殷都也書叙曰祖乙圮於耿盤庚自耿遷亳杜預曰皮氏東南耿鄉是也晉獻公滅耿以其地爲大夫趙夙釆邑秦改爲皮氏縣漢屬河東郡王莽更曰延平東漢復爲皮氏縣後魏七年武帝因廵狩至此改縣爲龍門因龍門山爲名屬北鄉郡隋開皇二年廢郡以縣屬絳州十六年割屬蒲州唐武徳二年屬秦州貞觀十七年州廢復屬絳州宋政和初屬河中府宣和二年改爲河津縣至今因之仍屬河中府舊縣圮於

汾水今皇慶初移於縣西北一里姑射山麓今縣是也
户一千一百八十一土宜小椒其民質直好義縣境南
北七十五里東西四十里東至稷山縣界史社三十里
南至萬泉縣界大趙村四十里西至韓城縣界黄河一
十里北至吉州界一百八十里東北至太平縣一百五
十里西南至滎河縣一百里三鄉領社三十二村九十
五莊一十三郭下三坊宣教坊集賢坊明德坊沃壤鄉
在縣東北三十里僕射鄉在縣西十里禹門渡在縣西

北二十五里即古龍門關也按辛氏三秦記河津名龍門河出龍門口其廣不及八十步舟楫往來一移刻而可濟凡河之流無有便於此者舊為津要聖朝復立馬黄河渡縣西十里汾水渡北張渡縣東二十里具村渡縣東十里修福渡縣南八里連伯渡縣西南十里黄村渡縣東南二十里萬泉縣道出南門韓城縣道出西門吉州道出東門禹廟在縣西北龍門山上廟前三碑磨滅不可復識一碑太和中立臨思閣在龍門山頂俗謂之

看河樓下有水樓所以汲水於河也五祖廟在禹廟東
三皇廟在五祖廟下宣聖廟在縣衙東城隍廟在縣衙
西建極宫在禹廟左天慶觀在舊城北門豐巖寺在南
門内覺城寺在舊城東北隅卜子夏墓在縣西北五里
辛豐里司馬遷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
守殷濟為之建石室立碑樹垣太史公自叙曰遷生龍
門居於太和坊是其墳墟所在矣冀亭遺址在縣北十
五里按左傳曰季臼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敬

如賓言於文公爲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皮氏有冀亭古冀國所都也杜預曰皮氏縣北有冀亭今俗謂之上亭下亭又謂之輿亭或其地也又有如賓鄉今不知所在皮氏縣在城西二里楊村二城相對遺址猶在龍門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按水經云龍門山大禹所鑿廣八十步臨崖際遺跡尚存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於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赤於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河水赤下民懼三秦記曰鯉魚三月則上渡龍門

得濟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姑射山在縣治東北黄河逕
縣西十里汾水在縣南八里西南十五里入河隋文中
子王通字仲淹河汾人今縣南三十里有通化村廟下
有集賢里龍門山有石洞葢文中子避亂隱居之所東
臯子王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弟也棄官隱黄頰山以琴
酒自娱貞觀十八年撰隋書今縣東有東臯村王勃字
子安六歲善屬文與兄勔勮俱以文藻齊名勃仕沛王
府修撰薛季昶龍門人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仕至户

部侍郎薛仁貴龍門人從唐太宗征遼有功拜鐵勒道行軍大總管見唐本傳今縣東十里大黄村其故里也有廟在馬村中猶有姓薛者葢其後也盧虔字子野永泰初舉進士高第仕至銀青光禄大夫工部尚書幼讀書於龍門深知易著春秋孝經每以經義決獄時議稱馬漢趙岐字邠卿京兆人仕州縣稱後舉里劇為皮氏長抑強討奸大興學校甚著能聲有孟子註行於世唐王鑾為龍門令有能名李勉薦之時稱知人課鈔歲三百

四十七錠四十兩五錢六分四釐賦稅粟八百三石七斗六升五合二勺土產炭窰磁窰旌表節婦喬薛村史宅趙氏清凋村藺宅妯娌薛氏曹氏云

山西通志卷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莊

山西通志卷二百五

藝文二十四　記五

元

重修段干木祠堂記　段禧

匹夫而藐萬乘之君逸居而遺百代之名非胸中所蘊大過於人孰能與此若箕潁之巢由首陽之夷齊邈乎不可及已東周以降雖不逮古超然肥遯之士絶世獨

立長往不顧志節可尚者間亦有之而段干木先生為之最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先生以之先生與魏文侯同時文侯戰國之賢君言行亦多可取尊儒好士禮義亦至而乃峻拒遠避若將浼焉何邪葢文侯德業雖隆不能免蔑君之誚才智雖美適足為竊國之資望望去之葢以是與然其卷懷有道超然保身含章深晦人莫窺其際也向使不出乎此碌碌合污俯首以就功名不過為李克翟璜而已矣安能流芳千載使鄙夫賤婦

猶知歆慕在在建祠嗣尹奉祀愈久不替也哉嘗記兒時讀孟子書至踰垣而避之之語有先大夫指之曰吾遠祖也汝識之恨方童孩未解請其詳稍長而歲時拜掃先塋仰瞻其碑曰段干木之裔惜不載其鄉土至治癸亥承乏河東漕倅挈家之官取道京洛抵陜濟河北距漕治一舍而宿於安邑之下段偶詢名地之由於主人對曰是邑民聚之落名段者二故以上下别之皆段干木先生之舊隠也古有祠遺跡尚存禧急往謁之則

曰為黄冠所據求索碑誌斷裂陸沉矣悵然久之而退
翼日趨任受職休沐之暇問途以訪上段有祠在其南
至元之末縣教諭張偉子為文以記之云唐大歷間段
咸義者創之金季毁於兵宋人名福者繼修之幸同族
有人名致偕祭而反明年泰定改元分部河南監禁道
出芮城館於縣廨屏繪其境地圖起而觀之東西近郊
表題段干木之祠三處一在東張一在神林一在段村
詰旦按圖歷詰其所東張之祠在宗聖觀側神林暨段

村者僅有故基而已神林之基碑壊傍什字畫剥蝕漫不可識段村之基密邇民廬而段族實繁諸段迎勞甚勤接語歡洽如素親屬置酒邀飲序齒列坐觴行一二再揖而告之曰吾祖廟食於安芮兩縣者凡五其二委諸道流推吾祖介潔之操豈肯苟歆非類惟上段之祠始終興作出於段宗而世守其祀為無憾顧玆廢址興復無人寧不愧乎禧幸忝末屬叨官鄉郡不有倡率責其可逭敢謀共搆新祠春秋合集宗人以時薦享報本

附遠莫此為急惟父若兄允否謂何衆咸悦留宿而別是夏北還課務日廹欲畢前圖則未遑及但遺書諄囑屢矣三年春秋秩滿而祠已告成諸段之力是賴涓日來謝且往落之位先生而安其廬一二耆壽命為辭刻石俾後世有考也義不可讓因論古今皆知先生之高而未知其所以高者觀其今俚俗所談傳聞鄙説容有失實者皆不書而詳記經營始末綴其後諸段良助木石甓甓之費督視左右工役之勞具列碑陰系之辭曰彼

富不仁厥後無聞或沒避世嗣續勿替天地有終先生之嗣無窮

雙節祠記　　孔思適

君臣天地之大經忠孝臣子之大節聖人垂世立教所以詔天下之為人臣者也夫委質為臣子達而臺閣顯宦下至州縣百職治簿書赴期會積日累月中才之人類皆可以無過若夫横流奔潰之衝戎馬交馳之際白刃臨於前而心不為之動死生在俄頃而色不為之變

非氣節有大過人者其能如是乎傳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吾於二公見之矣天歷改元陜右搆亂放兵四劫蒲津正當其衝時達嚕噶齊中順公巴扎哈雅及朝散領府事靳公走檄告急樞府調兵三千赴之河東荒歉之餘公私並竭無所仰給二公相勉以忠義首捐家財置備糧草料集丁壯與軍官併力守禦賊不得騁乃遣人説降公使諭之曰聖上以正統登臨寶位汝曹獨不聞之乎吾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勿多談相

拒句餘賊勢日盛不幸領軍者無死綏之志引兵宵遁賊偵知之率衆渡河焼房舍殺掠人民或勸二公避其鋒公曰吾守臣也去將安之且如一城生靈何端坐府中俄而賊至俱被執朝散公至額森特穆爾軍前抗論不屈死之中順公至奉元死於省門之外嗚呼二公可謂得其死矣人誰無死而公獨能於死生患難之際守節蹈義百世之下聞風者有立矣中順公諱巴扎哈雅輝和爾人自和州轉河中達嚕噶齊朝散公諱克忠字唐

臣自河中江南北行中書省左司都事出知河中府期年政事修舉民大和會未幾西賊猖獗無兵可戰無城可守力屈而死事聞詔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勲護軍爵封郡公各賻寶鈔三百錠以給塋事官其子五品公朝之於臣下報功卹孤之典可謂至矣唐張廵許遠守睢陽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圍守踰年外援不至城破被執廵即死之許遠死於偃師睢陽至今祀之號為雙廟以二公死節較之

異世而同轍者也歐陽子作五代史五十餘年間傳死節者王彦章一人而已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涵濡聖化皆能以名節自任邇年以來死事之臣史不絶書何其盛也元統甲戌中順大夫彭城李公居德來守是邦覽山河之形勝弔古人之遺跡慨然思二公之豐功遺烈懼泯没而無傳乃與監郡中憲公諸耆暨府僚諸公僉謀樹碑詔後之人且為千萬世忠義者之勸命思道為之辭云銘曰歳在戊辰羣兇狺狺磨牙吻血肩毒烝

民時惟二公持節河中力扼其鋒不使其東卒潰不支賊遂獗猖封疆之臣城亡與亡事聞於朝卹典駢蕃升秩二品晉流薇垣賞延於世生死哀榮來者有考視此刻銘蒲川滔滔中條峩峩二公之忠千載不磨

修伏牛山廟碑記　　岳至

踞沁西三十里曰伏牛山嘉澤顯濟王廟在焉廟有泉泉有龍居歲時郡人祀之以祈水旱按宋康濟記元豊六年河東大旱禱於伏牛山龍泉乃雨冬無雪又請泉

以禱獲瑞雪盈尺部使者上之太常以靈顯揭廟額後加佚繼封公政和中乃侈王號元初宣撫楊惟忠守郡雨暘忒愆禱之輒應遂刻石記靈然二祀皆不載廟始何年惟政和封誥云神顯於天聖間姑以天聖元年癸亥迄今皇元元統元年癸酉計之為歲三百十有一夫血食一方歷年若此神之德大矣初神繪於壁威嚴不足動人至癸未沁人景琳賴神庇村者七僉倡誠捐貲晝塑神像落成有日其子資薦能繼之凡庸工浩瀚詎

能歷舉自是神貺愈彰乃礱石將紀其事請於奉議大夫本監郡諤勒諸圖奉訓大夫知州魏鑄同知沁州事王烏嚕及判官常秉彝吏目王誼衆喜曰雨澤時至神人交孚景氏父子可嘉乃以狀走京師屬奎章閣學士院掾魏詎來請記之夫水旱不時故有雩禜而諸侯禱境內山川古之禮也今伏牛山靈殊祀典所載善興雲雨以惠斯民乃一郡之望焉州牧致其敬郡人崇其祀而景氏父子人奉奉事神惟謹豈獨為其家哉其心以為郡無

飢饉吾亦獲安仁人之志也凡牧守能推是心為心視元元之飢猶已之飢政之善者舉之弊者革之民無害而氣和豐稔可望也其精誠之感雖有水旱之變而玆山之神將不靳其澤矣吾聞沁之諸君芠夷宿顙屏跡豪強民皆獲安可謂得為政之要矣予既著神之休又喜州之牧使者有徵且有感也故為書之

修堯廟記

王　磐

平陽府治之南堯帝廟李唐顯慶三年所建歲遠漸就

傾圮有靖應真人姜善信欲更擇爽塏重建廟貌請於朝上嘉其意賜銀二百錠仍勅有司下太原木場給官材二千根皆辭不受勤力節用以身導衆凡閱歲而廟成為地七百畆為屋四百間甝甝翼翼儼然帝王之居殆與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易觀矣經始於至元二年之春落成於至元五年之八月詔賜其額曰光澤之宫殿曰文思之殿門曰賓穆之門賜白金二百兩良田十五頃為贍宫香火費仍詔詞臣製碑文以紀其成翰林直

講學士臣磐當屬詞謹按祀典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其時以春之仲月其地以當時所居國邑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少昊於兖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唐堯於平陽府盖聖人之心其於天地萬物雖一視同仁不以遠近為親疎至於父母親戚所居松楸墳壠所在則亦不能漠然無情與陌路同也是以周公封於魯而四世反葬於周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遲遲吾行也其不以鄉黨同陌路也昭然矣由是觀之因其

功德之懋而有祭祭而必於其鄉者聖人制禮緣人情也因其歲年之遠而有敝敝而改圖其新者知者創物從時宜也善信讀老莊之書從方外之教以虛無淡泊為宗以因循自然為用然而喜聞仁義之言樂道堯舜之事前修禹廟數載功成今建堯祠三年有效可謂知慮明敏操守堅固通方不滯好謀能成者也堯大聖人也德被羣生澤流萬世即欲稱道其美是猶褒天地之大譽日月之明無所容其辭矣乃述立廟之本末如此

重修律吕神祠記

麻　治

渾源州西北七里許有小丘其上律吕神祠三間四架神之源委廟之權輿考無圖記不敢附會長老相傳創於元魏修於李唐神谿之水出其陽谿之泉以十數而趵突為最或者濬而堰之水既合湍為碾磨側置紙房池漚麻泉西引灌溉其利無窮流益遠利益大又雨暘愆期有禱必答人被麻㾠歲從其守土者俎豆為常然而年代綿遠旁風上雨不無損壞游童牧豎不無褻瀆

居民郭世安感焉以為神之福人也如彼而廟之頹圮如此昌言重修和者如一各捐金易財僦工効傭缺者為垣狹者為廣朽敗者為易置不貪大不拘小不奢不陋仍舊貫為新貌足展祀事既又為欄衛以防游憩之瀆心誠役勤經始於至元五年三月十五日越明年五月十五日畢工將落成偕其叔兄顯通等稽首來告且曰欲得先生記其梗槩於石以貽奉祭者辭不獲已謂曰功於民則祀之典故也致祭山川每形詔旨時制也

神之澤既惠及人物宜郭氏叔任首倡重修之義以嚴祀於是因述倡和者於陰云

復立武鄉縣記　　李　義

武鄉之為縣尚矣本漢涅城地至晉亂置馬石趙之興分上黨涅沾二縣更置武鄉郡於古榆社屬馬後魏太和十五年自古涅城徙武鄉於南亭川即今治所也隋開皇初郡廢縣置如故仍析置榆社縣屬韓州唐貞觀中韓州廢縣屬潞州宋太平興國二年制屬威勝軍今

屬沁州是也南連襄垣而馳潞澤北接榆社而走冀寧西隣銅鞮而達晉寧東抵遼山而通平定雖云山邑實居要衝然而歷代沿革不同廢置有自皇元龍興兵甲甫定人民蕩析至元三年丙寅勅諸縣邑編戶不滿千數者省併之所以裁減紓民力也時本縣纔七百例罷併治於銅鞮厥後以彼疆此界催科有輕重之偏以遠里致期輸送有稽違之責官立嚴程民疲奔命昇平漸久戶口日增武鄉舊民咸思復立為便至元三十年癸

已前沁州吏長李浩縣吏石贇等建言今縣户巳及千餘可告復立遂詢謀於耆老人等同心相應入官陳狀至於再四官覈其實然後准告元貞二年丙申奉奏勅旨復立即鑄章印置官吏修廨宇設市肆縣事煥然一新官民交賀咸得其所縣境廣袤東西二百四十餘里南北五十里四鄉二十六社軍民一千餘户於戲是邑也民既庶矣户既增矣治既復矣上以見國家深仁厚德涵養元元覆育之恩次以見郡邑循良安集流亡

承宣撫綏司牧之功下以見邑人好誹能成見義勇爲告復之心邑人嘉尚其事用示將來乃徵文爲記愚思是邑之小自併至復僅三十年戶猶增倍推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太平今且百年矣則天下戶口之增又不知幾千萬億也按春秋之法興滅繼絶者褒之建事立功者賞之蓋勉善勸能古今之公論予竊其義而於是記

河清記

程　徐

至元辛丑冬十有一月戊辰河清在縣濟民渡上下監渡董順言於有司河東憲司以聞御史臺上中書明年庚子省臣奏河清為希世瑞宜選官即其所祀制曰可三月丁未中書乃命秘書少監臣程徐受命即齋祓辛亥朝明仁殿丞相立殿前令左丞額森布哈巴圖默禱以授臣明日上尊酒四卣縞幣三端褚幣萬五千緡禮部下晉寧路治具詞臣撰祝文乘傳以行晉寧及絳皆遣官從丁卯至垣曲河濵治壇陳俎豆戒諸執事恪職

翌日戊辰五皷作率官吏士人將事如儀波流静伏淩風肅然禮訖徹饌投於河文武賔屬就列道旁觀者如堵咸曰耿休哉乃請紀文刻石以宣上德以答神貺先是董順始見河清驚喜以走白不及詳其逺近日月徐入晉境道河上輒詢來昔所見蓋自平陸三門磧津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惟氷合者不見云及至祭所悉如所聞且曰河始清時兩岸居民不逺百里來汲飲即疾愈挹以釀香冽異常魚鱉莫遁其形山屋皆倒

影嗚呼我國家深仁厚澤涵濡百年之久猝爾宄暨肆毒寰宇民極塗炭一紀於茲亂極思治是惟其時聖天子修德得賢相輔弼於内良將驅除於外九重端拱清淨無為潤下之水澄澈呈瑞宜也矧今中原底定山東蕩平皆調兵於晉河清淵乎晉境亦宜也昔京房王子年皆以河清為聖王之瑞治平之兆豈無謂哉冠秩祀之祝盖欲厚民之生瑞巳乎哉徐承乏舘閣寅奉祀事敢摭實以紀若歌頌之作則俟海内平定文臣珥筆者

焉

姜嫄祠記（縣南三十里烟莊存雲嶺上有塚元至正七年縣尉郭道遠重修有記逸名）

絳縣尉臨汾郭道遠來謁曰縣之烟莊舊有姜嫄聖母廟世代邈遠肇建不知金泰和中進士王藻石刻載嘗有伐木得斷碑於土中者文字漫漶而不可考而居民香火歲時特盛祈禱輒應歷年既久風雨凌碎祠宇頹壞里人黄英倡為一新黝黯者鮮傾欹者端缺裂者完改觀於疇昔矣願有文以記歲月予曰若姜嫄后稷之

德澤山川廟貌之形勝前碑載之詳矣奚復贅辭然考
諸書之說姑舉姜嫄生后稷之異非帝嚳之妃乃絳人
所祀而記之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蹟踐之心歆歆娠動
如孕及期而生棄生民詩有曰履帝武敏歆朱傳謂姜
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蹟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
之感先儒或疑其巨蹟之說何也張子曰天地之始人
固有化而生者予謂上古藐矣且以論之禹之母曰修
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殷

之母曰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吞之而生蕪氏謂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異於常人何足怪哉大戴禮帝嚳四妃元妃有邰氏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曰簡狄生契又次陳鋒氏曰慶都生堯四妃娵訾氏曰常儀生摯史記亦云姜嫄帝嚳之元妃也或曰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人之常道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故歎其母而不美其父鄭氏謂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

之世妃乃帝嚳後世子孫之妃也若謂帝嚳之妃堯稷契皆賢兄弟也堯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稷契必待舜為臣而舉之又何耶然則非帝嚳之妃明矣朱傳亦云姜姓有邰氏女名嫄高辛氏之世妃是也詩又曰即有邰家室朱傳謂堯以后稷有功於民封於有邰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焉邰在京兆武功縣去絳千有餘里其起廟祀於此豈非因后稷之功追念姜嫄氏之德久而不忘者歟廟傍有古塚故老

相傳為姜嫄墓亦無可考歷覯後世凡匹地者莫敢不母未聞高辛氏之世妃后稷之母千載而下猶以姓名稱之歷代而不更者可謂鈌典且堯之二女為舜妃屈原謂娥皇曰湘君女英曰湘夫人前碑為姜嫄聖母者尊周之心事神之義大矣韓愈氏曰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社稷句龍棄乃配享之姜嫄為母棄為子安有子享天下之祀而母為之過歟況后稷公劉皆以農事開國文武成康積德累功緜周家八百年之基

業皆本始於姜嫄氏歟嗚呼絳人祀之未若天下之通祀也兹又望乎明禮者著之盛典是為記

監邑仲威公禱雨感記　　陳敏

誠敬之心發於此休祥之事著於彼者感應之理也人苟致禋敬極精誠則靡往而弗通靡圖而弗獲以祈乎天天祐之以祈乎神神福之故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是也至正巳亥春四月旱厥麥惟穚厥民惟憂公乃謹齋沐奉香幣躬詣臥龍祠以禱

之祠距縣治兩舍許在東山谷中左肱疊嶂右腋平川簷楹緩廻地勢爽塏真神棲之勝所也其神熏蒿悽愴靈變莫測靜則韜光於一竅動則施澤於八紘凡遠邇縣遇旱乾有禱輒應其造化與天地同流者也公至祠下備禮具樂潔粢肥牲虔誠懇懇以展禮焉時也紺天如掃赤日方熾祀既滌然而雲輿沛然而雨作自午達暮自暮達旦淋淋焉瀝瀝焉既優既渥既沾既足是以苗之槁者復蘇民之憂者復喜桑麻沃若黍稷畢藝

觀於野則農夫忭舞聽於市則商賈歌謳轉饑饉為豐穰變枯焦為潤澤葢不惟滌亂世之妖氛亦足以兆太平之景象矣越翌日公復偕監邑長拜珠判簿張紹祖少府馮秉智幕賓李士謙郭彬同寅以謝靈貺展禮如初府委提調鄉兵官吴思誠亦預焉於是鄉之隱君子張惟禮暨耆艾祁善夫等被公恤民憫旱之恵感佩不已僉叶礱石以紀其蹟惟禮乃蒙溪先生之孫河南江北儒學提舉寓堂先生猶子也克董厥役謁余文之

余謂昔魯公敷治化而蝗不入境劉昆革弊政而虎北渡河顔魯公理寃獄而甘澍遽降韓文公祭衡山而陰雲自開是皆以至誠之道感召如斯之應者也今監邑公導民而民服禱雨而雨作豈非誠敬之心致休祥之事者歟然其誠敬則又超軼先哲殆非暴尫巫泛蜥蜴者所能彷彿也於是乎書至正十九年蕤賓月立石

晉師曠廟記　　張守大

洪洞縣治之東二十里有聚落曰師流俗相傳以為晉

師曠子野之故里里之東又百餘步其遺丘尚存傍立祠爲師妥靈之所居民時節薦享罔不虔肅水旱災疫凡有禱必應歲既久風雨飄剝漸以圮毀至正甲辰里人楊震等相與謀曰祠毀不治日益壞我輩爲師遺民世共祀事若弗因其舊而新是圖將何以昭靈貺而答神休哉於是衆議協同遂鳩工聚財併力偕作不數月而訖工前堂後寢煥焉一新遠近瞻之巍然壯觀既落成僉曰惟是整飾之勞不可無記乃屬余以記之余曰師

之聰天下之至聰也其於五音六律皆能洞精奥賾妙猶鬼神不可測故孟子亞聖稱之按師當悼公平公時跡雖隱於樂官而實參國議若夫忠言讜論匡主裕民之道載諸春秋左氏傳者已詳見於舊碑余可畧也獨其間以師為姓而疑世系無所考者似非也葢師既為典樂太師師則官號也謂之曰師曠猶曰師襄師摯師冕云爾若是者豈盡姓之謂哉厥後之師姓者乃因官以為氏也余聞祀典云有功於民者則祀之昔師之生

也為晉賢臣其言行既有益於當時沒能福玆土而水旱災疫有禱斯應又以利乎後世是則師之存沒皆有功於民矣祀之誠宜今里人楊震等仰德承休而能維新祠宇用意辛勤終始不懈於此亦可謂知所報矣故為之記

梁令祠記　　張載與

大元改元至正之三月大同李公榮祖以留守參贊來知絳州下車初即禋祀百神州治北有孚惠廟冠於山

巔形如覆釜中空履之有聲下出清泉滙為深澤通渠十二溉田五百餘頃大旱不竭民頼以饒又引其餘波縈帶園池以為邦侯遊憩之所山西北隅榛荒中得古斷碑碑已泐文將磨滅合而觀之水淪手摩始能辨其字畫公曰嘻茲為梁軌祠堂記里人薛宗孺所撰也稽諸宗孺之記又皆章章可信即令正平縣縣尹郃良弼主簿婁永福典史吳弼董其役函碑於孚惠廟壁泐合字完文遂可讀且俾絳人不忘其功時修其祀按誌隋

開皇十六年内軍將軍臨汾縣令梁軌以亢陽致災為憂遂跡泉之故道審勢逗絶疏源分派開渠溉田渠成民不饑勞旱不為災邑人歌頌刻石以戴其賜

栢堂記畧　陳巘

絳附郭邑曰正平地多崇岡峻嶺西南邐迤二十里有巨坂尤高峻古栢壁關也上有秦王堡深溝巨壑絶崖陡險南北斷壁截然千仞中有舊途相去百步餘下而復上其巔實古關門遺址廣僅一軌歴歳月久遠霖雨

所崩頹山水所灌滌望其途如線騎不可並車不可旋服牛輿馬倘失蹶斃矣時山北道廉訪使李公致政家居慨然嘆曰昔吾大父學士府君嘗出貲闢治兹途人多便之今百餘年頹復若故吾郡邑賢大夫豈其弗闢而莫治乎抑闢之而未遑有待乎言乎於是絳監郡桑節實哩托音亟命正平尹閔侯經營之始於八月二十六甲辰告成於九月九日丁巳旬日之間險隘為坦途馬牛負載奔走往來悉稱快矣里人賈輔狀其事徵文於

予將勒珉以示不朽廌使公名思敬字君讓世居正平閺侯名道字宗聖河内人

孔子燕居廟記　　張昌

襄陵縣南有里曰東續其俗敦樸尚義而好禮歲農畢必延師於學俾善其子弟其子弟多俊髦至正辛丑德安王君元禮實宰斯邑理務餘暇興學育材一以文教化民乃令里社咸建夫子廟謹毖祀事令下衆皆樂趨東續里耆師先行之即度地定基輸材鳩工凡柱桷瓴

甓鍛礪丹堊不督而集人力既齊曾不踰月而厥功就緒廟為三楹直榱短棁朱户疏牖不痺不侈規制合則而幽爽適宜位先聖於中顔曾思孟四子列侍左右皆弁服塑像象其生儼然肅然人知起敬既成中書分省檢校范晃其里人也狀其事來速文文諸石昌惟夫子之道至大猶天然然亦在乎日用彞倫行事之際人皆由之而不知苟非建學立校以明之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親義别序信又焉知吾夫子之德邪

既知為夫子之德則里中人皆得通祀以報其立極之恩者非瀆也宜也爾鄉人朝夕朔望從師生之列瞻仰聖賢如在其上得無有感於心乎感之深則思之不忘矣吕既喜賢尹與文之政舉又喜里耆之趨善故因檢校之請遂書以為記

重修通利渠記　張惟善

洪範五行一曰水八政二曰食葢水生於天而成於地善於利物食生於地而用諸天切於養民民食足而後

禮讓興禮讓興然後品物遂而天性全此聖人所以庶富且教修六府和三事而為叙九疇之始也我皇元大造區宇建官分職為民立極爰開利物之源以濬養民之本凡機要之列置之以大司農之職屬之以都水監之任因天因地務本救荒使率土之民生養於皡皡耕耘之地含鼓於熙熙樂利之天日遷於善而不知其為之所以然而然者蓋有年於兹矣河東冀寧之九原古裏五仙之砂里地脈膏腴民俗淳厚爰自宋金里西舊

有通利之渠既湮沒矣中統至元之初里人州將樊侯

率本里同利之人選材者甲之尋其故迹自縣城北決

引滹水注東北經神山東南起土築堰橫截牧馬河流

灌溉本里及隣境農田遂成富饒是後浸為洪水侵嚙

渠道阻隔用功多而效益少土益淤而水益縮加以旱

暵相仍實與磽堉無異又二十餘年矣至正壬午輝州

申侯愿處恭為之部落王鳳作其尉雲中陳居實賓其

幕又明年癸未秀容部落李傑漢卿主其簿共惆是渠

之隳廢爲之惻然合謀公選砂里幹人前務副武從隆爲之長右前長率舊甲者復通故迹相舊堰東將里西地形高阜跨石岡創開巨渠一節深以丈底廣如之面廣加底廣之倍上疏其源下濬其流並如深廣之度接連村落首尾五十餘里支渠小堰經緯分明溉民田無慮若干萬畝由是阻者通滯者行凸者夷凹者平無侵噬隔礙之患而有灌溉周流之利矣若夫力役之多寡用水之時刻人心之曲直別有增損舊約并榜示存焉

茲不復錄今年秋從隆欲文石懇予既荅之復考程子之說而告之曰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令簿之職邑撫千家地專百里豈特一命而已也整六案之綱實五事之目廣學校恤饑寒治渠道興水利致一心之中和位一方之天地所謂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為如何哉若然是上不負我國家勸農之令典下不廢師帥承宣之重寄有以流潤澤於無窮也里人共識之是為記

禹王廟記　歐陽玄

盛德必百世祀有廟則人心萃所由來尚矣在昔唐虞之世洚水橫流民無底居而天下幾不國矣大禹出而治之然後九州以平五行以順而民生衣食於彛倫攸叙之中追於今幾四千年矣所謂盛德當祀宜與天地相為無窮也安邑夏后氏之故都邑之人尤重事禹後魏分其東為夏縣邑之故墟存焉上有大禹廟四楹創始歲月莫有紀者且隘陋弗稱歲久將傾泰定甲

予初靜海縣達嚕噶齊瑞著致仕家居爰咨於衆合謀新之時主廟事臺可明與邑人薛政實相其事於是人心翕然富者輸財强者輸力羣材鳞集五工程能既底法矣廟成有日而瑞著卒遂中寢邑士劉思義慨然曰大禹功德不可忘也瑞著之志不可以不成迺諗於衆而出已資以竟其功閒者以勸財力裕如迺荒度故殿址廣植八楹殿之北復作四楹以塗山后配焉左右翼以邃廡嚴侐宏敞信足以萃人心祀盛德矣而思義又

卒其子大有能繼父志自大禹而下舉像馬樊君益吉邑佳士也至正甲申秋應江浙行省辟來武林廼狀其顛末徵予以記之昔闢龍門之水噴薄激越聲如萬雷意其疏鑿之初其功殆與神明侔也歷代廟祀固宜在馬然安邑山川形勢則大行王屋箕山三門在其東龍門壺口在其西其陽則雷首汾陰其陰則平陽霍岳也邑大夫士庶歲時則具牲牷舉粢盛潔酒醴登於廟而左右瞻顧其隨山刋木跋履險阻舟車檋梮之載疏鑿

排決之勞膚股胼胝過其門而不入者可想像而見也傳曰見河洛而思禹功況其故都實治水之功所在而朝覲謳歌歸於吾君之子之地其感人思深矣是尤宜為廟食之所在也雖聖人之徳與天地同大死而為神在帝左右然聖人之心不忘天下豈無監視故鄉之時乎宜瑞著一倡之而人心之響應者不約而同也乃為歌詩九章補九功之歌以遺夏人俾刻於麗牲之石而歌以侑祀云天地攸產非水不生或失其維物受其殃以

淡以灑迺清迺平於皇時功永言不忘維昔洪荒茹毛飲血燧人氏作俶載烹飪洚水既平民出昏墊奏艱奏鮮以炊以焰惟木之生惟民之材洪水湯湯或翳或菑水功告成乃芭乃條斧斤時登民用以優陰陽之精山岳之英乃生五金用冶而成鼎兮象物國器以利荆楊三品厥貢惟貴維土厚德萬物攸載九埜既平既宅既藝於皇聖功萬世永賴天地之德爰在稼穡立我蒸民莫非爾極勞而不伐爰暨於稷洪菑治兮洛書呈兮皇

建極兮正民之德兮民有欲兮亦孔之衆兮通百貨兮
斯利其用兮八政之疇食貨其首養豐於老罔匱於少
民生斯厚兮

趙忠簡公祠記

初臨川王安石為相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
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能勝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
説出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𡷊教京亟名程氏門人
楊中立用之庶幾捄其半及宋中興趙忠簡公昺為相

首罷王安石從祀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名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泊中興業寖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焗興江漢趙氏復能背誦程朱書北渡江私筆以授實文清公㸃㸃以賙許文正公衡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時相

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之六世孫國子助教貿翁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斯世甚大宜祠於其鄉冑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書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及畧考近世儒者爲學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運之盛衰民物

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於虖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郘伯温友胡寅其問學源委楷諸行事詳見宋史賔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生亦可槩見於斯

重修崔府君廟記　揭傒斯

平定州古上艾距州治東三里曰長樂坊有崔府君廟勑封護國顯應王不知何代賜也俗傳廟建自宋宣和間重修則金泰和間也州里遠近之人疾癘瘥札水旱災害凡禱於廟者輒應猶谷之於聲形之於影斷斷然必

著者也至正初元自春訖夏六月不雨境内土龜拆禾稼殆槁民嗷嗷承務郎同知平定州事巴拜字國卿名僚屬告曰我輩有此土之寄而坐視其旱年穀不登上匱國家賦入之儲下罹人民饑饉之苦可乎迺於是月丁巳齋沐率若干人冕冠跣足走廟焚香羅拜於像前明日雨大降不淫不縮拆者以合槁者以蘇嗷嗷者而懌懌也然禾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堅猶顒然望一雨之至而弗獲也復禱於廟如初禮雨亦如初降秋乃大熟家穫

户斂公無逋租私有露積明年春父老相謂曰吾民飽食而樂此者伊誰之賜也遂命州人張淵以狀來求文以紀州牧之德以彰神王之靈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彼有司者其能為民之父母矣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彼神明者其能救災恤患矣雖然苟神之靈非誠之至不感也苟誠之至非神之靈不應也神之靈矣誠之至矣斯可以言感應也按府君者祁州鼓城人父母禱於北岳而生府君唐貞觀舉孝廉仕磁州滏陽令晝理

陽夜理陰一日與楊叟奕罷見黄衣執符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帯冠衣名赴五岳衛兵百餘人拜畢奏簫韶之樂又取白馬至府君命二子取紙筆曰吾將去矣遂書白字以逝世傳以為白字碑安禄山叛上夢府君見曰駕弗别往禄山必滅矣駕還闕立廟封顯聖護國嘉應使武宗朝天下大水禱之即止封護國感應公真宗時封護國真濟王今因求記故併著其事以告邦人抑使後之為州牧者知所敬知所法云

雷公山感應碑記

姚巴延布哈

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春澤沾濡豆麥遍野將欲秀實值久不雨民心憂疑總兵官中書暨有司職事咸以祈禱為事雨將作而復散者累日大同分中書左右司官言曰得雨以為民也總兵官軍馬供給動以萬計一歉則共失之為公私計豈得不敬誠懇於神以紓目前之憂乎五月十一日辛酉率同列齋沐禱雷山潤濟侯祠焚香九拜期於三日之内必遂所請當備牲醪以酧

神恵繪象以肅其威儀立石以記其本末若禱而不應是神居其位而未能禦災捍患禮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亦當行國法以彰神之不靈也翌日晡時澍雨如注徹夜達旦霽而復雨苗稼暢茂四民欣忭人人可免憂旱之苦十七日丁卯陳祝幣具三牲行三獻之禮張伎樂百戲謝拜祠下既而命某叙其事勒諸石嘗讀周禮春官小祝掌小祭祀成周以降斯禮行之久矣夫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

雪霜之不時則歲有饑饉人有疾病禱於山川藪澤而除之是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非高而不可自理厚而不可自運依於鬼神而能然乎葢天地之間山峙川流孕靈毓秀同一氣耳而人之精神與天地鬼神相感應者亦一氣耳湯之禱於桑林而雨周克殷而年豐袁安决楚獄而甘雨滂沱郡守祀孝婦而旱不為災由是觀之雨暘愆期果由人事之失而召之亦莫不因人事之盡而得之天人感應之

理胳合而無間語曰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斯言盡之矣於是乎書

潞州重建德風亭記　　陳中立

潞郡廳事之後舊有亭曰德風規模宏遠矣迄大德癸卯地道失寧傾毀幾盡疇昔典郡者皆憚於復古漫不加省無復登亭處政俾下民竟靡知為向化之地而古人所以設心之盛委於瓦礫深可歎憫至正辛巳冬十月晉陽菊軒張侯瞻甫奉天子命來知是州下車未幾

風行草偃民心翕然公暇登眺遺址慨其衰落欲葺而未遑也越明年春二月河東僉憲王致道按部至郡登亭賦詩以紀諸石有皇王帝伯人何在今古興亡跡尚存之句張侯傷古之情浩不容遏廼咨於僚友自監郡至於叅謀僉曰構築崇敞以著為治之嚴曷不宜乎遂割俸金鳩工謀匠費用皆輸於官而匪假民力責上黨尉郭崇信董其事夏四月經始五月工集築以黄壤周以玄甓亭位巍然俯瞰雉堞榜揭其名内主一外德風

仍其舊也又即隙地左置庖扅右構亭榭若廊廡之供堂閑焉先時旱暵落成之日一雨霑足故復以喜雨扁其右亭稽諸東坡故事世殊揆一觀民欣欣然咸曰此雨不降於他時乃賜之於今日以著公之善政感於上所以甘澤應於下俾僚友得以泮奐游息樂於斯亭皆張侯之力也然豈特葺此以為美乎其作新者敬簡公生明堂之維嚴賓幕吏曹之維隆永豐賦府之維盛也其創搆者架閣儀從庫之維肅養濟囹圄房之維裕肅

今宣化樓之維崇也餘廢復理不能悉舉嗚呼公之為政何其勤哉郡掾李奉先持狀冀文勒石示之悠久義不可辭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則知言為政者俾民涵濡長養興於為善在乎抑末推本反躬自修爾豈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後為治者乎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警於為政者深矣若夫從政者不能導德以政為本不能齊禮惟刑是務但使民遠罪而已其於

率民以善使日遷善而不知者何如也大抵理民之要莫大於德德莫先於教德尊禮義政之至也教復天性道之至也大德大教道無不達治之至也以治推道以道行德以德施教以教行政化之至也大化所行由於一身以御于家邦信之至也猗與大哉崇信興化德教為本此德風之所繇立也張侯心存是德謀作斯亭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也乃不避私論搆完工集天降甘澍民皆忭悅是故獨非德風之化見行又明

時澤之恵沛洽豈可與紐於故常病於興作者同日而語哉君子不息暫勞而圖久遠非不知甘棠之詠而獨賦斯干之詩亦春秋之法隨壞即理不無望於後人故詳書本末以告遂爲之記

重修會應王廟記　元凱

傳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故常祀則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旱乾則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封内山川百神節也非僭也雩

而不雨則書閔雨也雩而雨則書喜雨也閔雨而與民同其憂喜雨而與民同其樂其懼天災恤民隱之意深矣若夫視民之憂樂為已度外事者豈為民上者之道哉潞郡在春秋時列爵惟子其五等之侯國乎郡之巽維隋山天作其封内之山川乎凡遇旱干而雩者必於是乎在焉山有廟貌以奠神居神有尊爵以稱王號碑石嶄然班班可考其雷霆風雨晦冥變化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故歷代崇祀以為雩禱之所至正辛巳冬冀寧張

公用臺薦來典是郡越明年壬午闔境告旱公戚然曰
士當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閔勤之職其不在兹乎
廼戒寮寀省牲幣涓吉旦雩於祠下靈貺響應嵗則大
熟又明年嵗癸未當春夏之交彌月不雨公有憂色雩而
復應於是官吏庭慶商旅途歌農夫野忭咸謂將見自
今大有年特書屢書之也乃以三月巳丑恭謁祠下顧瞻
廟貌簷傾壁敗堵隤甃陵甚非所以展禮神之敬乃屬其
寮吏而告之曰夫有雩必應庇廕一方神之於人惠至

偃渥也祠宇之壞其可坐視遂捐俸為倡衆皆翕然下逮邦民罔不悅隨然但以山高水涸重煩民力為虞時上黨監縣實從公行公諭之曰山澤通氣理之自然神其有靈必獲陰祐爾其為我禱之翌日傾悃致詞於祠之前相地再拜浚不數仞井泉奔出一時觀者且喜且愕曰古人有刺山泉飛拜井水湧者斯其近之矣然後監縣公受命涖事董功役課章程周旋惟謹外則壖垣百堵版插並興增卑窒郄檐瓦圬鏝次則應門内門高

下相抗螭陛疊玉獸環鑄金中則正殿鬱磐長廊回合陰虬負棟陽馬承阿華扁爛金碧之署舞榭騰丹雘之粧輪焉奐焉目睹神駭瞻者謂鯨海珠宫鼇峰貝闕飛墮人間世也然以其非觀省之所於乾之維度其閒曠構亭三楹題以觀稼規模位置綽有思致詳具郡士李庭過之記兹皆不書凡鍜鏩鏝墍摶埴設色追琢版築之工俾就直如其素故公無羨費人無留力匠無餘技也造端於孟夏之初告終於仲秋之末一鄉之甿亦未嘗釋隴畝而公

之志始得馬所謂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舍我公其誰歟是年秋百嘉就實萬寶告成鄉人將盛合樂而落祭之耆老劉仲等謹狀其事蹟求予為記以貽將來謹按魯史以告之曰僖公魯之賢君不雨而書雨而書聖筆不少假貸然修泮宮復閟宮奚斯董役史克作頌於聖人則絶筆馬蓋書者美其有志乎民事不書者喜其不勞乎民力酌古准今其揆一也觀我公之既雩而雨則當大書以侈美之觀我公之維新廟貌則當作頌以歌

詠之夫何閒然之有且前政視祠宇摧圮為餘事往往皆囊充稇載而歸今公以廟貌興廢為已任祇得屹片石於無人之境厥維艱哉自今其往爾民之遊於斯息於斯祈且報於斯者摩挲是石尚當如名伯之棠萊公之竹斯可矣故書公名額森布哈諱景巖瞻甫其字也

觀稼軒記　李庭遹

至正癸未夏四月旱太守張侯暨節判王公禱於五龍山初盥奠禮畢露稅於庭有黎庶數人扶杖而前若有進

謀者惟兹山去郡二十餘里神祠距今千有餘年凡旱乾水溢有禱輒應固不待言而山之蜿蟺磅礴横亘巽位居高臨下燦若燭照前守每欲為亭以舒眺望築土為基歴三政而弗克願因公力以成之且以為齋戒受禧之所公曰今旱乾薦臻民力曷瘳其可興土功乎越二日丁巳雨作己未雨大作五月初吉公率寮屬躬謝神休則見其基之缺者塞隘者夷㮜鍤負畚百夫齊興公曰嘻今雖有雨而民食未豐其可乎衆曰不然雨者神之

惠而公之感也苟不因事而葺之其誰肯堂之者公曰基之成矣木於何有衆曰南村有廢亭其初皆神山木也構而未飾幾三十年災傷癘疫歳不遑寧今願移置於斯則彼之凶可除此之功可成一舉而兩善並矣公未及答於是或輿以榱桷焉或施以瓴甓焉紛紛籍籍不可勝計公不能遏乃諭上黨監縣欲訥思鳩工僦匠從民所欲益其朽蠹飾以甃甓不踰月而落成亭成而其景益奇望之則層巒疊嶂秀壁蒼崖青環翠擁而拔出氛

埃者莫不排列乎其前長岡斷阜𩣡峰象脊蛇蟠鳳翥
而盤踞夫坤維者莫不阿附於其後高城深池閭井村
落茂林高木瓜分碁置森羅隱見皆寓几席之下平
原沃壤莽蒼千里高黍下禾桑疇麥疃蔚乎大田而
咸在乎指掌之中凡昔之晦者明鬱者伸潛者露態隱
者呈形出沒變現千奇萬象雖有智者莫能測其狀也
黎老乃相聚而嘆曰嗟乎潞郡居太行之嶺其形勝甲
天下豈其藴於古而顯於今歟將山林有待而後發歟

疇昔之守多因仍今之守皆循謹故神降之休地呈其美而民樂其事然則兹亭之建直瞰郡城請以望州名公曰不然亭之故必由人而後興形之勝必因地而後見是皆已然之陳迹也若夫天而不雨則畇畇原隰化為滌滌山川雖欲為亭以保斯樂得乎今既雨矣麻麥在原禾黍在田環視回顧稼穡滿川今又貧者貢力富者薦賄不名而自至不命而自施則吾與爾為亭而共享斯樂者民之力雨之賜也且夫宣上德而與民同樂者

太守之職也予方將殖爾根耨爾苗去其螟螣鋤其稂莠以觀爾稼之成當名之曰觀稼衆曰善遂書之時至正三年歲次癸未八月辛酉朔甲午日也建之者誰太守菊軒侯也記之者誰郡人李庭適也

重修昭惠靈顯王廟記

李幹臣

蓋聞有不世出之功斯有非常祀之報所以褒忠烈而崇節義也昭惠靈顯王威德神勇英烈忠雄誕靈於隋斬除鉅獻不世出之功也歴代崇奉錫命寘寵非常祀

之報也祭法有謂法施於民則祀者以勞定國則祀者能
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者惟神其有焉當夫牧守嘉州
犍蛟為害隳穴冷源威武奮揚斬蛟而出拯人之瘼活
人之命功奮百代而超千禩可謂法施於民以勞定國
禦大災而捍大患者矣崇德報功足當之而罔愧矣我
元混一區宇典禮修明其於忠臣烈士各立有廟歲時
致祭恩至渥也定襄古名邑北城之衝神之廟在焉歷
金宋來為歲日久以致靈宇摧毀神像蕭然識者為

之憫痛惜功費多而力未易遂也至正乙酉秋縣尹申
侯首倡斯義乃屬耆舊總管張從善良吏趙伯安張仲
恩李伯祥等稱觴而詢之曰廟貌損壞若是向者欲為
葺理顧侯初來政敎未行加以歲凶民力疲敝荒度土
功誠非政之良者今焉頗豐將為是舉願公力為之衆
皆樂從謀之僚佐交口僉贊因各輸已俸為之勸鄉曲
賢士捐楮帑傾金資者仗義而雲屯遂量事期計工傭
慮財用羣英協力以就其功勤樸斵樹垣墉陶瓴甓百

工居肆以成其美復彩績靈儀朱綠牕户金碧榱題丹其楹堊其壁甃其陛神門翼室洎三靈侯祠悉為一新輪奐焜煌翬飛鳥革觀者為之起敬功成屬予為記予謂造化之妙莫靈於神禮文之誠莫大於祀德莫重於興衰功莫大於補敝且人之立事立功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公輩肯為之亦異於私巳自為者矣惜其經畫之勤逾年乃成用心勞矣哉可文琰以敘其績故摭實而為之記爰述樂章俾襄民歌而祀之以妥神

云詞曰神誕靈來天宫揚麾銀漢鞭金龍昂藏浩氣摩
蒼穹威靈叵測萬變通下與濁世鋤奸宄蠢爾犍蛟敢
攖鋒青萍奮斷冷源紅神威廣被民無訌魑魅膽攝韜
其蹤爾來世逺代不同毅然廟食欽英風靈其來止嵒
廊崇割牲潔盛仰神功嗟終古兮昭無窮
納哈塔德俊 築聖惠鎮新城記　　黄　覺
河東陜西等處都轉運鹽使治曰聖惠初丙申祀姚行
簡繪圖獻於上上可之乃芟荞夷榛立司於池之北湖

曰潞州仍命行簡專掌鹽賦是時鹽始有課民獲食用也延祐以來易以今名載葺廟貌曰池神曰學宮曰三皇行用庫譙樓鐘樓館傳場教肄屬之所靡不具萬商輻輳為貨泉之淵藪室廬𩥇駢樓閣輝映惜乎散漫縱橫無山谿城隍之固加以河南不軌之徒猖狂恣逞闖鎮之民宵旰蹙額止以天塹為恃倘有不虞何可以生至正丙申夏擢章佩監卿納哈塔德俊命總河陜鹽使下車曰訪民所戚莫先城事公喟然曰民惟邦本豈可重戚

吾民走伻請於朝乃規材傚工徒步經度奠厥方面以為制度凡民田廬所礙者倍其直以市之於是丁夫星布畚鍤雲集命吏柴瑄董其綱築墉構門治各有人公朝省暮視口授心畫雖風雨不懈其陴墉凡一千七百丈為門者五每門一則築土為臺崇二丈奇廣不及崇二尺裒增崇之三丈甃以陶甓中峙櫛木以為塗道重扉嚴鑰石櫃鐵鐏上構屋四楹戶牖洞達教卒伍刺伐坐作之法以備非常門內外左右各為軍廬八楹又譏

察所三程正北門則塞永豐故渠改流牆外迤邐西南就為城之池其臺廣袤倍於他門屋廼四程旋角碧甍朱檻翬飛跂翼左右夾室二程其制稱是廵警休晏則居之門少東又為水竇一鐵櫺石滃以通行潦西門之竇亦如之軍廬增各門十三程西門則不及七程譏察所又增其一墉之四隅構逴火屋各四楻以為覘伺防禦之所經始八月巳巳迄功季冬之末力則鳩兵二千五百人庶民輸財赴役者不與會計財費則皆公之規

揩也越明年三月鎮耆士相率詣余請為文以記余惟斯鎮也創於丙申周兩甲子而成城於丙申吁天使之然邪公嘗監烏江州牧創石橋三十里民免病涉之勞至今德之今為新城圉斯民於永遠安恬之域而民不知勞佗日闔境之民指高城深隍而思公曰勿隳勿壞此名伯之甘棠也故摭其實而書之

增修宣聖廟記　　張時髦

於戲道之大原出於天非聖賢無以傳故當元精鍾會之

機天必生其人以為是道寄使人心傳心授以神道設
教開天常而立人紀也否則是道或幾乎墜矣羲軒云
邈儒先君子論道統相傳之次序斷自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維時見知而得其宗者
莫顏子曾子若也顏子卒其道無傳曾子以其傳授諸
聖孫子思而道之精微益以著後鄒孟子出擴充之而
愈大其承夫自堯舜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生自孔
子至孟子百餘歲間一聖四賢繼作世有先後道之在

在人心者亘古今猶一日也豈偶然哉故牖我烝黎以廸夫民彛物則之天俾不淪胥於禽獸鬼魅之域者其誰之力歟傳曰盛德百世祀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吾夫子德不遜於禹湯文武周公其功反有賢於堯舜故自魏晉以降由京師而郡縣崇廣廟貌而通得祀者惟孔子焉則其祀事往聖無以侔其大也稽諸禮釋奠先聖先師未始有廟也廟之設肇於漢元加孔子先聖顔子先師始定於開元前宋復躋孟子與顔子並雖百餘年

莫之或改我元首尊孔子列聖崇祀加謚視昔為備然時屬造昧未遑稽古中原廟祀猶古也夫顏子學於孔子孟子學於聖孫子思弟子與師侍坐語道者禮固有之比肩並南面可乎且由孟子而視子思則師也其視曾子則又師之師也弟子端居乎上師降居於下愚知二子必蹙然於冥冥中不能安其靈於一堂之上矣設茲學廟固將以明人倫今茲禮法所從以寓而逆置錯陳若是又奚以訓天下後世乎仁廟當陽武弛文張亟

於繼述舉厥未修之典時則有若一二儒臣相與恢宏
化本講求廟祀佐享位次乃以傳道為尊始定兖郕沂
鄒四國公列位配侑東坐西向實延祐三年著令也前
政乃曠久不舉今澤之張德由簿陞令既五稔於斯矣
祗慎所職恒以丕闡教基為政務先雖儲需叢沓不暇
給其於文教未嘗不留心焉今年春將釐正其位㬪瞻
廟貌迫窄慨然有志於增修顧財用是闕爰暨監縣華
善判簿仲賢耿致道力協謀一稍入為士民倡邑人競

勸捐資以相傭工僦役敷陶甓其營搆則締結故廟宏敞嚴邃丹雘漆髹於粲一時始稱其南面為素王之居也昉事於三月畢工於七月越八日上澣丁巳前一日奉安聖師於新宮儼然南面獨尊復命改為曾師像偕顏孟次列諸左師弟祖孫奠厥攸居秩然有序乃祇會邑之良民師儒僚吏以修祀事籩豆既嘉牲牷既腯凡入而預祭者簪佩煒煌瞻仰新廟聖像森列如對如臨禮行用幣罔不致虔宛如親炙下逮庖厨之賤亦皆有

孚顯若歷代曠典昭昭一時僉曰厥猷懋哉一舉而衆善集修廢墜尊國典也尊聖師崇明祀也尚文教敦化基也有此三善盍紀諸前文舉掾高元善率衆干予文勒諸石予世家是邑策名春官嘗爲其邑大夫義不容諉遂摭其實以爲記

山西通志卷二百五